

停在三点十五的表

一块旧怀表，二十年没人敢说的真相

百姓AI

时间停在那里，是为了等一个敢把话说完的人。

导读

一块旧怀表，二十年没人敢说的真相

修表的人有一种迷信：停了的表，不能只看它停在哪一格，要看它为什么停。

摔停的表，伤在摆轮；锈停的表，伤在机芯；油干了的表，停得慢，一天慢几秒，慢到你察觉不出来。最难修的是那种哪都没伤、却停得整整齐齐的表——那是有人亲手把它拨停的。拨停一块表的人，想留住的不是表，是那一刻。

临江老巷里有家嘀嗒钟表铺，铺子里的钟从来没有一只是准的。店主林越，三十八岁，修表的手艺是父亲传的，沉默的脾气也是。父亲去世三年，他以为自己继承的就是这间铺子、这箱工具、和每年十月十七日关起门来的一场闷酒。

直到那个雨夜，有人把一块停在三点十五分的怀表放在他的柜台上，说：修好了，自然会有人来取。

表盖里嵌着一张发黄的小照片。表壳里刻着他父亲的记号。机芯深处，藏着一个人用命守住、另一个人用沉默守住的东西。

这是一桩二十五年前的旧案：一个说没就没了的女工，一个至死喊冤的搬运工，一个如今体面风光的企业家。也是一间修表铺里两代人的事：父亲没敢说的话，儿子替他说；父亲没走完的路，儿子替他走完。

表会修好的。修好的表会重新走起来。但在那之前，它停在三点十五分——

停在那里，等一个敢把话说完的人。

第一章 · 雨夜来客

雨是从傍晚开始下的，到九点还没有停的意思。老巷里的青石板被浇得发亮，嘀嗒钟表铺的招牌在檐下滴水，一声，又一声，像店里那些永远对不齐的钟。

林越坐在柜台后面，修一只上海牌老闹钟。镊子尖夹着一根游丝，他的手很稳，稳得不像一个三十八岁、还没成家的男人该有的手。巷子里的人都这么说。他听了不接话，只是把手里的活做得更细。

门帘被掀开的时候，带进来一股湿冷的风。

进来的人站在门口，没有往里走。黑雨衣，帽檐压得很低，水顺着衣角往下淌，在砖地上积出一小滩。林越抬眼看了看墙上的挂钟——九点过七分。这条巷子，九点以后连猫都不出来。

「修表？」林越放下镊子。

那人从雨衣里掏出一样东西，隔着柜台递过来。是一块怀表，银壳，磨得发乌，表链断了一半。林越接过来，第一感觉是沉，第二感觉是旧——不是几年十几年的旧，是那种被人攥在手心里焐过几代人的旧。

「什么毛病？」

「不走了。」那人的声音很低，像从雨衣领子里挤出来的。

林越翻开表盖。表针停在三点十五分，秒针断了半截，搭在数字八上。玻璃蒙子底下有一层细细的水汽。他又翻开后盖，看了一眼机芯，眉头慢慢皱起来——机芯是好的，摆轮没有伤，游丝也没有断。

「这表……」他抬起头，「不像坏的。」

那人已经退到了门口，一只手搭在门帘上。

「修好了，」他说，「自然会有人来取。」

「贵姓？留个电话。」

门帘落下，雨声一下子涌进来，又被帘子挡回去。林越追到门口，掀开帘子，巷子里只有雨，路灯底下空无一人，水洼被雨点砸出密密麻麻的坑。那人像是被雨化掉了。

他回到柜台后面，把怀表放在绒布上，开了一盏台灯。

表盖内侧嵌着一张小照片。黑白，裁成指甲盖大小的椭圆，一个年轻女人，齐耳短发，抿着嘴笑，眼睛很亮。照片的边角已经发黄，被人摸过很多次，摸出了温润的光。

林越看了很久。他说不上来为什么，只觉得那双眼睛在哪里见过——也许是在父亲留下的哪张旧照片上，也许只是这条巷子里任何一个老住户年轻时的样子。

他取出工具，想先看看机芯。表壳内侧朝向灯光的那一刻，他的手停住了。

靠近表把的地方，有一个刻痕，小得几乎看不见，不迎着光斜着看根本发现不了。他用放大镜检查过上千只表，认得各种各样的暗记——厂家的、修表铺的、典当行的。这一个他也认得。

一个「拙」字。笔画瘦长，最后一勾收得很轻。

父亲修表三十年，凡经过他手的表，都在表壳内侧留下这个记号。这是林守拙的习惯，也是他的脾气：活做好了，落一个看不见的名。林越小时候问为什么不刻在显眼的地方，父亲说，表是给人看时间的，不是给人看名字的。

父亲去世三年了。这块表，父亲修过。

林越把表举到灯下，又看了一遍表针。三点十五分。停得整整齐齐，时针分针像被人用手轻轻按在那里。

他忽然意识到那件从进门起就让他觉得不对的事是什么了——机芯是好的。摆轮、游丝、发条，都没有伤。一块机芯完好的表，不会自己停在三点十五分。

它是被人拨停在那里的。

雨还在下。店里的十几只钟各自走着，嘀嗒，嘀嗒，没有一只是准的。林越坐在灯底下，手里握着那块不走的怀表，第一次觉得，父亲留给他的这间铺子，比他想象的要深。

第二章·父亲的记号

第二天雨停了，天阴着，像一块没擦干净的玻璃。林越起得比平常早，没有开店门，在柜台底下拖出一只木箱。

箱子是父亲的，樟木的，锁早就坏了，用一截棉绳捆着。里面是父亲的维修底账，从一九八三年到二〇二〇年，一年一本，牛皮纸封面，边角被手指磨得起了毛。父亲不记账，只记表：什么表、什么毛病、换了什么件、收了多少钱。字很小，挤在格子纸的横线上，一行一行，像排队的人。

林越一本一本翻过去。他要找的是表壳上那串编号——昨晚他用放大镜抄下来了：LJ-98-0417。LJ 是临江钟表厂的厂标，98 是年份。这种编号他小时候见父亲登记过无数次。

一九九八年那本的封面颜色比别的深，像被水浸过又晾干。他翻开，一页一页地看。十月的记录不多，父亲的字在那一段时间忽然变得潦草，有几行划掉了又重写。十月十六日那页下面，是一道撕口。

撕掉的是十月十七日那一页。

撕口很整齐，是沿着装订线撕的，不仔细看几乎发现不了。但下一页的空白处留着几个淡淡的压痕——上一页写字太重，压过去的。林越把本子侧过来，迎着窗户的光，一点一点辨认那些压痕的笔画。

「……桦……表……已……」

还有一个数字，压得最深，像刻上去的：0417。

林越在凳子上坐了很久。十月十七日。撕掉的记录。一块编号 0417 的怀表。父亲为什么要把一页账撕掉？父亲连一张包零件的旧报纸都舍不得扔。

他把账本翻到最后。末页是空白的，父亲的账本从来不用末页，像是有意留出来的。可这一本的末页不是空白。

右下角有一行小字，比账上的字还小，像是随手写的，又像写了很久、描了很多遍，笔画边缘毛毛糙糙：

「三点十五，我对不住她。」

没有名字，没有日期。那支笔的墨水比账上的浅，不是同一年写的。

林越想起一件事。每年十月十七日，父亲都不接活。天没黑就关了店门，一个人在里屋喝酒，一瓶临江大曲，一碟炒花生，不开灯。小时候他推门进去，父亲也不骂他，只是摆摆手让他出去。有一年他隔着门缝看，看见父亲对着桌子对面的空凳子坐着，坐了一整夜。

他问过一次，十月十七是什么日子。父亲说，一个老主顾的忌日。他再问是哪个老主顾，父亲往嘴里丢了一粒花生米，说，大人的事。

后来他就不问了。这家里的事，不问，是一种活法。母亲走得早，父亲把他拉扯大，父子俩一天说不上十句话，可他知道父亲的米放在哪个缸里，父亲知道他修表时用哪一把镊子最顺手。他们靠这个过日子，不靠说话。

现在父亲不在了。那个空凳子的问题，隔着三年，从一本撕过的账本里，重新坐到了他对面。

林越把怀表从绒布盒里取出来，放在账本上。编号对编号，日期对日期。表针停在三点十五，账本上写着三点十五。照片里的女人抿着嘴笑，眼睛很亮。

「她。」林越低声念了一遍那个字。

他把一九九八年的账本揣进怀里，关了店门，在门上挂了块木牌：东家有事，歇业一天。木牌是父亲留下的，背面还有父亲刻的两个小字：勿扰。

巷口的水洼还没干，映着铅灰色的天。林越站在门口想了想，朝北走。北边两站地，是临江钟表厂的老厂区。父亲的工龄、手艺、那个「拙」字，都是从这里出来的。

走了几步，他又折回来，把怀表也揣上了。他自己也说不清为什么——好像把它一个人留在店里，比带在身上更不放心。

第三章·临江钟表厂

临江钟表厂的老厂区在北郊，两根红砖烟囱隔着二里地就能看见。林越小时候跟父亲来过几次，记得大门口有一只一人高的钟，钟面上「质量就是生命」六个金字，全厂上下班都看它。

现在那只钟歪在传达室的屋顶上，玻璃碎了，指针也没了，六个金字被铲掉三个，剩下「量」「是」「命」，悬空挂着，像一句没说完的话。

厂区围了一圈蓝色挡板，挡板上印着开发商的广告：江景华宅，恭迎品鉴。挡板里面，主厂房拆了一半，露出钢筋的骨头。一台挖掘机停在废墟上，熄着火，司机蹲在履带旁边抽烟。

「师傅，里面还让进吗？」林越问。

司机头也不抬：「不让。出过人命的地方，晦气，早点拆完早点了。」

「出过人命？」

「老黄历了。」司机弹了弹烟灰，「你问这个干什么？」

「我爸以前是这厂里的，修表的，林守拙。」

司机抬起头，把他打量了一遍：「林师傅的儿子？长这么大了。」他把烟头在鞋底摁灭，「你爸是好人。我进厂当学徒那年，表坏了他给修，一分钱不收。」他朝挡板里面努了努嘴，「找看场的老秦头去，东门。他在这儿守了四十年，厂里的狗都归他管。」

老秦头住在东门边一间平房里，屋前种着两畦小白菜。他八十多了，耳朵背，林越报了父亲的名字，他哦了一声，把门让开。

「守拙啊。」老秦头给他倒了杯水，搪瓷缸子，缸身印着「先进生产者」，「好人呐。就是命不好，老婆走得早，一个人带个娃。」

「秦伯，我想问点旧事。」林越把怀表掏出来，放在桌上，「这块表，您有印象吗？」

老秦头眯着眼看了半天，摇头。林越又翻开表盖，把那张小照片凑到他眼前。

老人的手抖了一下。水从缸子里晃出来，洒在桌上。

「白桦。」他说，「这是白桦。」

屋子里静了一会儿。墙上一只石英钟咔咔地走，走得很响。

「一车间的，装表盘。」老秦头的声音低下去，「唱歌好听，厂里汇演，年年她压台。胆子也大，主任办公室的暖气不热，全车间就她敢去提意见。」他顿了顿，「九八年没的。十月里，说没就没了。」

「怎么没的？」

「官方的说法，跟人跑了。」老秦头扯了下嘴角，「跑？她爹留下的表、她攒的布票、她养的那盆茉莉，一样没带走，穿着拖鞋就没了，这叫跑了？」

「那实际呢？」

老秦头看了林越一眼，看了很久。

「实际就是，三天以后，警察在库房后头的老井边上找到了血迹，抓了搬运工赵铁生。说赵铁生求爱不成，把人推下楼，尸体扔到井里。」老人一字一字地说，「井抽了三天，什么也没抽上来。可赵铁生还是判了。故意杀人，死缓。」

「赵铁生人呢？」

「死在里头了，〇五年。肝病。」老秦头叹了口气，「他到死都喊冤。他老娘来厂里闹过两回，后来瘫了，也就没人闹了。这事，厂里人嘴上不说，心里都有一本账。」

林越的手指按在怀表上。表壳冰凉。

「秦伯，」他说，「白桦跟我爸熟吗？」

老秦头又看了他一眼。这一眼比刚才更长。

「你问这个，」老人慢慢地说，「是什么章程？」

「这块表，表壳里有我爸的记号。他修过它。」林越迎着他的目光，「我爸一九九八年的维修账，十月十七号那一页，被人撕了。」

老秦头没说话。他起身，把房门掩上，又坐回来，声音压得更低：

「出事前一个多月，白桦天天往你们修表间跑。全厂都看见了。有人嚼舌头，说她一个二十六的大姑娘，跟守拙一个鳏夫……」老人摆摆手，「我不信这个。白桦不是那种人，你爸也不是。」

「她去修表？」

「修一块表用得着天天去？」老秦头反问，「我也纳闷过。有一回我问她，白桦，你那表是金的还是银的，天天修？她冲我笑，说，秦伯，表这东西，修的不是表，是时间。」

老人说到这儿，忽然停住了。窗外传来挖掘机的轰鸣，主厂房又倒了一面墙，灰尘腾起来，半天不落。

「娃，」老秦头说，「你爸是个好人。可九八年十月十六号夜里，是他值的班。」他看着林越的眼睛，「第二天一早他来接班的人换岗，脸白得跟纸一样。从那以后，你爸再也没在厂里睡过一个囫囵觉。这话我二十五年没跟人说过。」

「您是想说，我爸那天夜里看见了什么？」

「我什么也没说。」老秦头站起来，把门拉开，外头的光涌进来，「我就是个看场的。我只知道，库房东头的墙下个月就要拆了，老井也在那一片。要去看，趁早。」

第四章·晚报的女记者

第二天上午，店门刚开，风铃响了一下。

进来的是个年轻女人，米色风衣，头发挽在脑后，手里捏着一本卷了边的采访本。她不像来修表的——修表的人进门先看柜台，她进门先看人。

「林越师傅？」

「是我。」

「《临江晚报》，沈青禾。」她递过来一张名片，又补了一句，「别紧张，不是来采访你的。我来问一样东西。」

林越没接名片。他看了一眼，又看了一眼女人。三十岁上下，眼睛很亮，亮得有点逼人。他在心里把她归了类：不好打发的那种。

「什么东西？」

「一块怀表。」沈青禾把采访本翻开，里面夹着一张复印件，「银壳，老式猎表，编号 LJ-98 开头。上个月，北郊钟表厂拆迁，工人从库房地缝里挖出来一批旧物，登记造册的清单里有它。可等文物站的人去清点，清单上的东西少了几样——包括这块表。」

林越心里咯噔一下，脸上没动。父亲说过，修表的人，手上要有数，脸上要没数。

「清单上的东西，跟我有什么关系？」

「挖出来的东西，工头带头的姓刘，他儿子在旧货市场摆摊。我顺着旧货市场摸到收表的贩子，贩子说，这东西没敢收，有人拿走了。」沈青禾不紧不慢，「拿走它的人什么特征，贩子不说。可三天前，旧货市场有人看见，一个修表的师傅在贩子摊前问过一批旧机芯——问得很细，像行里人。这条巷子，全临江修表的行里人，数不出三个。」

「沈记者，」林越说，「我连旧货市场在哪都不知道。」

沈青禾看了他两秒钟，忽然换了话题：「林师傅，你父亲叫林守拙，对吧？临江钟表厂的修表技师。」

「过世了。」

「我知道。」她说得很轻，但眼睛没离开他，「一九九八年十月，你们厂里出过一件事。一个女工，白桦。不知道你父亲有没有跟你提过。」

柜台里的十几只钟嘀嗒嘀嗒地走。林越听见自己的心跳夹在钟声的缝里。

「我父亲很少提厂里的事。」他说，「沈记者，你要问的我答不上来。你要找的东西，我这里没有。请回吧。」

沈青禾没有动。她把采访本合上，用两根手指夹着，在柜台上轻轻敲了两下。

「林师傅，我跑社会新闻六年了。一个人手里有没有东西，我看一眼就知道。」她说，「你刚才听我说编号的时候，右手往柜台底下缩了一下。那是护东西的动作。」

林越低头看自己的右手。它正按在柜台的绒布上，绒布下面什么都没有——表在里屋的抽屉里，上了锁。可这个缩手的动作出卖了他，像一根没上对的发条。

他忽然有点恼，不是恼她，是恼自己。父亲脸上没数的本事，他到底没学全。

「你要那块表干什么？」他问，「就算它在我这儿，它也是别人送来修的。修表匠的规矩，东西在谁手里，就是谁的。」

「因为那块表是证物。」沈青禾说，「二十五年前一桩案子的证物。它不该在旧货市场，不该在地缝里，也不该在一个修表匠的抽屉里。它该在它家人手里。」

「它家人是谁？」

沈青禾没有回答。她盯着他看了很久，像是在称一杆秤，称他这个人值多少真话。然后她说：「能让我看看那张照片吗？」

「什么照片？」

「表盖里的。」她说，「如果真是那块表，表盖里应该有一张照片。一个女人，齐耳短发。」

林越的后背一下子绷紧了。照片的事，登记清单上不会有，旧货贩子不知道，天底下知道这件事的，除了送表的人，只有他。

她是怎么知道的？

他鬼使神差地走进里屋，开了抽屉，把怀表拿了出来。后来他很多次回想这个动作，都觉得那不是他做的决定，是那块表自己做的——它在抽屉里躺了三天，等的也许就是这个人。

他把表放在柜台上，翻开表盖，转到她面前。

沈青禾的目光落在那张小照片上，整个人定住了。她伸出手，指尖悬在照片上方，没有碰，悬了很久。林越看见她的睫毛抖了一下，看见她用力抵住嘴——那个抵嘴的动作，和照片里的女人一模一样。

「你认识她。」林越说。这不是问句。

沈青禾直起身，退了一步。她从风衣口袋里掏出手帕，按了按眼角，再开口的时候，声音平了，平得像结了冰的江面。

「林师傅，」她说，「听我一句。这块表，别交给任何人。谁上门都别给——穿制服的，不穿的，说是记者的，说是文物站的，都别给。」

「包括你？」

「包括我。」她抓起采访本走向门口，手搭在门把上又停住，背对着他说，「我会再来。下次来，我告诉你我是谁。你也告诉我，这表是谁送来的——别装了，林师傅，你脸上的没数，比你父亲差远了。」

风铃响了一下，又一下。巷子里传来高跟鞋敲在青石板上的声音，越走越远。

林越站在柜台后面，低头看那块怀表。照片里的女人抿着嘴笑，眼睛很亮。他忽然明白那天晚上那种熟悉感是从哪来的了——这双眼睛，刚刚在他店里出现过。

第五章·陈一舟的警告

陈一舟住在江边的老公房，六楼，没有电梯。林越爬上去的时候有点喘，开门的老头却精神，腰板笔直，白头发剃得很短，看人的眼神还带着当刑警时的习惯——先扫手，再看脸。

「陈伯。」林越报了父亲的名字，又递上两条烟、一瓶酒。

「守拙的儿子。」陈一舟侧身让他进门，「你爸走的时候我在外地，没赶上。进来吧。」

屋子不大，收拾得极整齐，茶几上的报纸都对齐了边。陈一舟给他泡了茶，自己面前摆一盅白酒，说是血压高，医生不让喝，摆着闻味儿。

「你爸是老实人。」陈一舟说，「九八年那会儿，厂里人人见我都绕着走，就你爸，给我递过一杯热水。」

「陈伯，我就是为九八年来的。」林越说，「白桦的案子，是您办的吧？」

陈一舟端酒盅的手停在半空。他抬眼看林越，刚才那点客气像退潮一样从脸上退了下去。

「谁让你来的？」

「没人。」林越把怀表掏出来，放在茶几上，「这个，前几天有人送到我店里。表盖里有白桦的照片，表壳里有我爸的记号。一九九八年我爸的维修账，十月十七号那页撕了。账本上他写了一句话：三点十五，我对不住她。」

陈一舟盯着那块表，一动不动。屋子里静得能听见阳台上滴水——又下雨了，秋雨，说来就来。

「表针停的位置，」林越说，「三点十五。陈伯，白桦到底是什么时候没的？」

「卷宗上写的，凌晨两点到四点之间。」陈一舟的声音很干，「法医按尸僵推的——按井台边上的血推的。」

「那三点十五分，是有人故意把表拨停的。有人知道准确时间。」林越往前倾了倾，「知道准确时间的人，要么当时在场，要么就是——」

「你到底是来干什么的？」陈一舟打断他，声音陡然硬了，「替你爸问，还是替你自己问？」

「替我爸。」林越说，「他到死都背着这件事。每年十月十七，他一个人喝一整夜。我想知道他背的是什么。」

陈一舟站起来，走到窗边，背对着他。老头站了很久，久到林越以为他不会再开口。

「娃，听陈伯一句。」陈一舟说，「表从哪来的，放回哪去。放不回去，就砸了，扔江里。你爸是好人，好人的儿子不该碰这种事。」

「赵铁生冤不冤？」

「铁案。」陈一舟转身，「审讯记录、血迹、目击者，证据链齐全。省高院复核过的。」

「目击者是谁？」

「案卷保密。」

「井里抽了三天，尸体都没有，哪来的铁案？」林越也站了起来，「陈伯，我昨天去了厂区。看场的老秦头说，这事厂里人心里都有一本账。」

「老秦头。」陈一舟冷笑了一声，「他守他的大门，他知道什么。」

「他知道我爸十月十六号夜里值班，第二天脸白得像纸。」林越盯着他，「陈伯，我爸那天夜里看见了什么？」

陈一舟的脸沉下来，一层一层，像阴天压到江面上。他走过来，拿起茶几上的怀表，塞回林越手里，手指冰凉，力气却大，捏得林越手腕发疼。

「我最后说一遍。」老头一字一字地说，「这案子，当年牵的人，现在个个都比你想象的大。你爸护了你一辈子，临了别让他护不住。回去，把店开好，把日子过好。」他顿了顿，声音忽然低下去，低得几乎像自言自语，「守拙要是在天有灵，也不会让你碰。」

门开了。这是逐客令。

林越走到门口，经过书房的时候，脚步停了。书房门虚掩着，墙上挂着一张放大的黑白合影，足有三四十人，背景是钟表厂的大门和那只一人高的厂钟。照片下沿压着一行小字：临江钟表厂一九九八年国庆联欢留念。

他的目光一排一排扫过去。前排正中，一个穿西装的中年男人，国字脸，笑容舒展，一只手搭在旁边人的肩上。那个人他认得——常在市新闻里出现，国栋精密的董事长，政协委员，

马国栋。九八年，他是厂办的主任。

然后他看见了父亲。最后一排，最边上，瘦，微微驼着背，像随时准备从照片边上走出去。父亲的目光没有看镜头。所有人都看镜头，只有父亲，微微侧着头，看向照片外的什么地方。

顺着父亲的目光看过去——照片的最角落，库房的方向，站着一个齐耳短发的年轻女人，被人群挤得只剩半张脸。

半张脸也在笑。眼睛很亮。

「林师傅。」陈一舟在身后叫他，声音里带着警告。

林越收回目光，道了声打扰，低头出门。楼道里的声控灯坏了两层，他摸黑往下走，一级一级，数得很慢。

他不知道的是，他下楼的时候，陈一舟在窗边站了很久，然后拨了一个电话。电话通了，老头只说了一句话：

「表出来了。在守拙儿子手里。」

第六章·表里的暗层

从陈一舟家出来，林越在江边站了很久。雨不大，毛毛的一层，江面上的船拖着灯，走得慢。

表从哪来的，放回哪去。放不回去，砸了，扔江里。

他把怀表掏出来，举到桥栏杆外面。只要一松手，江水流一夜，什么三点十五，什么白桦，什么父亲的记号，全都顺顺当当没了。他接着修他的表，一年一年，修到自己也变成父亲那样的老头，每年十月十七关起门喝酒。

想到这里，他的手停住了。

他忽然明白父亲那二十五年的酒是怎么喝下去的了——父亲当年一定也站在某个江边，做过一模一样的动作，最后也一模一样地，把手收了回来。有些东西扔不掉。扔掉了，人还在，东西就在人心里接着走，嘀嗒，嘀嗒，走到死。

林越把表揣回怀里，转身往回走。他改主意了。不扔，也不还。拆开它。

回到店里，他关了门，把台灯拧到最亮，绒布铺平，工具一字排开。这是他的战场。三十年的功夫，全在这张台子上。

怀表的后盖是旋扣的，他上了开表器，一圈，两圈。机芯露出来，黄铜的夹板，日内瓦纹磨得很细——九八年厂里最好的机芯，出口德国的货。他取下摆轮，取下擒纵叉，一层一层往下拆，拆到主夹板的时候，镊子尖碰到了一样不该存在的东西。

主夹板和表壳之间，有一道缝。不是装配的缝——这道缝太规整了，四边倒角，是有人用车床特意车出来的一个浅槽。槽里塞着一样东西，卷得很紧，比香烟还细。

林越的心跳快起来。他用两把镊子，一把固定，一把往外引，手心的汗把指套浸得发滑。那东西一点一点出来了：一小卷底片，135 的，裁成了大约六张的长度，用一小截胶布封着口。胶布黄得发脆，一碰就碎。

底片在台灯下透出暗暗的红棕色。他对着光眯眼看，只能看见一格一格的影，有深有浅，看不清内容。

他把底片放在绒布上，看着它，忽然觉得有点好笑。全店十几只钟围着他走，嘀嗒嘀嗒，像一屋子人在低声议论。父亲把车床车出来的暗槽藏在一块表里，这块表在外头漂了二十五年，最后漂回他自己儿子的工作台上。

白桦说得对。修的不是表，是时间。

冲洗底片要去老街。临江如今还剩一家能冲胶卷的照相馆，红光照相馆，老板姓洪，跟父亲一辈的人。第二天一早，林越揣着底片去了。洪师傅接过底片，对着光看了看，眉毛挑起来。

「嚯，有些年头了。这乳剂，九几年的。」他把底片举得远了些，「哪来的？」

「收拾我爸遗物翻出来的。」林越说，「能洗吗？」

「能是能。药水都是现成的，就是老底片得小心，显影要比新的短。」洪师傅把底片收进牛皮纸袋，「后天来取。照片要放大吗？」

「先洗出来看看。」林越顿了顿，「洪伯，这事……别跟外人提。」

洪师傅看了他一眼，没问为什么。老一辈的人有这个好处，不该问的不问。他只说：「放心。我这店，冲洗单都不写名字的。」

从照相馆出来，天又阴了。林越回店开门营业，修了三只表，换了两块电池，日子看起来和昨天没有任何区别。晚上九点，他关了店门，把那块拆开又装好的怀表放回抽屉，上锁，上楼睡觉。

半夜，他被一声脆响砸醒。

是玻璃。大块的玻璃，碎在楼下的店里。他光着脚冲下楼，看见店门旁的橱窗碎了一个大洞，砖头滚在柜台脚边，冷风顺着一个劲儿往里灌。柜台被翻了，绒布掀在地上，待修的表散了一桌子，抽屉全被拉开。

林越站在楼梯口，血往头上涌。他第一反应是看那个抽屉——锁被撬了，抽屉开着。

怀表还在。

它躺在被撬开的抽屉里，绒布盒翻倒在一旁，表身完好，连位置都没怎么动。满屋子的狼藉中间，只有它，像是被人小心翼翼地绕开了。

林越慢慢走过去，把表捡起来。玻璃渣在他脚底下咯吱作响。他忽然想明白了一件事，想得后背发凉——

砸店的人不是来偷表的。翻得这么乱，却独独绕开这块表，只有一种解释：他们要的不是表，是表里的东西。他们以为东西还在表里。他们撬开抽屉，看见表，打开后盖——

他翻过表壳。后盖开着，机芯朝上，那道暗槽空着，一眼就能看见。

来人也看见了。所以表被原样放下——一块空了的表，不值得拿。他们要找的东西，已经不存在了。

这意味着，还会有人再来。下一次，就不是砸玻璃了。

林越把店门用两条长凳顶上，坐在满地的玻璃渣中间，一直坐到天亮。十几只钟在墙上走，嘀嗒，嘀嗒。快天亮的时候他忽然想起洪师傅那句话——冲洗单都不写名字的。

可底片要后天才能取。后天之前，全临江只有他一个人知道那卷底片在哪儿。

第七章·底片

取底片那天，林越换了一件不常穿的灰夹克，绕了三条街才去红光。推门的时候，风铃没响——洪师傅不知什么时候把风铃摘了。

「来了。」洪师傅从暗房出来，手里拿着一个牛皮纸袋，没递给他，先看了看门外。「照片我看过一眼，」他把声音压得很低，「娃，你爸这遗物，不是一般的东西。」

林越的心提起来：「洗的什么？」

「你自己看。」洪师傅把纸袋塞进他手里，「底片也在里面。听洪伯一句，看完了，该交给谁就交给谁，别自己捂着。捂着烫手。」

回到店里，林越问上门，把六张照片在柜台上一字排开。

第一张，库房。成排的木箱，箱盖开着，里面码着黄澄澄的机芯，一箱一箱，垛到房梁。箱身上喷着外文。

第二张，还是库房，角度不同，能看见门口停着一辆货车，车斗上苫布掀开一角。照片右下角有一道手写的日期戳：98.10.9。

第三张，虚了，拍的是地上一沓单据，看不清字。

第四张——林越的呼吸停了。库房门口，三个人。左边一个穿西装的，国字脸，正抬手指着木箱说着什么，笑容舒展。是马国栋，比现在年轻二十五岁，可那种舒展一模一样。中间一个外国人模样的人，拿着本子在记。右边半个身子，是个穿工装的男人，侧脸。

第五张，还是那三个人，换了个角度，这张拍到了马国栋的正脸，也拍到了木箱侧面的喷码——一串编号，和出口德国的机芯编号同一个格式。

第六张，只拍了一只手。女人的手，捏着一张单据，单据上的字终于看清了几个：「……库……出口……实际数量……」底下两个数字，明显对不上。

林越一张一张看过去，看了三遍。他不是警察，也不是记者，可他是临江钟表厂的儿子——他知道九八年厂里最金贵的就是这批出口德国的精密机芯，全厂勒紧裤腰带赶的单子，德国

人预付了定金。如果这批货出了库房、换了钱、再用次品顶上，账面上神仙也查不出来。查出来的办法只有一个：有人在库房里，按下快门。

白桦按的。第六张那只手，是她的。她拍完，把底片藏进她爹留下的表里，藏进我父亲车出来的暗槽。

然后呢？然后十月十七号凌晨三点十五分，她从库房上掉了下来。

林越在柜台前坐到天黑。他把照片收回纸袋，又拿出来，又收回去。他想起陈一舟的话：当年牵的人，现在个个比你想象的大。照片上那个人，如今是市政协委员，电视上给希望小学剪彩的人。

风铃响的时候，天已经全黑了。他明明关了门。

进来的人带着一身雨气，站在柜台前两步远的地方，黑夹克，寸头，脸上有一道新添的淤青。林越的手刚伸向柜台下面的扳手，那人先开口了：

「表是我送的。」

声音很低，但林越听出来了——雨夜，雨衣领子里挤出来的那个声音。

「玻璃不是我砸的。」那人又说，「我要砸，不会挑你不在的时候砸。」

「你是谁？」林越的手没有离开扳手。

那人没回答，先问：「表拆了吧？」他看着林越的眼睛，「里面有东西，对吧。我爸说过，白桦姐把东西藏在表里。」

「你爸是谁？」

「赵铁生。」

林越手里的扳手慢慢放下了。他绕出柜台，把店门重新关好，回头打量这个人：三十五六岁，眼窝很深，站得笔直，像一根绷了太久的弹簧。

「赵小山。」那人自己报了名字，「铁生是我爸。○五年死在里面，肝病。死之前我去看他，他跟我说，小山，爸没杀人。爸就是后悔一件事——那天夜里白桦让我早点走，我不肯，我说我替你看着门。后来我去撒了泡尿，回来她就不见了。」赵小山的嗓子哑下去，「一泡尿的工夫，我爸背了二十五年杀人犯的名。」

「表怎么到你手里的？」

「我爸的案子里根本没有这块表——卷宗里没有，可我爸信里提过白桦的表。拆迁的消息一出来，我就去蹲着，蹲了一个月，工头老刘的儿子把挖出来的东西倒到旧货市场，我认出它了。」赵小山说，「我不敢报案。我爸是『杀人犯』，我是杀人犯的儿子，我拿着一块没人认领的表去报案，警察第一个查的就是我。」

「所以你把表放在我这儿。」林越慢慢地说，「为什么是我？」

赵小山看着他，看了很久。

「因为我查过。九八年十月十六号夜里，修表间值班的是你爸，林守拙。」他说，「库里出事的时候，全厂离库房最近的活人，就是你爸。我爸喊了二十五年冤，那天晚上到底发生了什么，你爸要是看见了——他欠我爸一句真话。」

林越没有说话。窗外又下雨了，秋雨敲在换新不久的橱窗玻璃上，一层一层的。

「你爸不欠了。」林越最后说。他把牛皮纸袋从柜台里拿出来，抽出第四张照片，推过柜台。「你爸喊冤喊了二十五年。拍照的人死了，藏照片的人沉默了二十五年，我爸——」他的声音停了一下，「我爸也用他的方式守了二十五年。现在东西出来了。赵小山，你看清楚，照片上这个人，才是杀你爸的凶手。」

赵小山低头看照片。看了很久。他抬起头的时候，眼睛红着，一字一字地问：

「这人是谁？」

「马国栋。」林越说，「当年的厂办主任。现在的——」

风铃又响了。这次门是真的开了，冷风灌进来，一个穿西装打伞的年轻人站在门口，笑容客气：

「请问，是林越林师傅吗？我们马总想请您明天下午喝杯茶。国栋大厦，二十八层。」

第八章·茶楼

国栋大厦二十八层，整面的玻璃，江在底下弯成一条灰亮的带子。马国栋没在会议室见他，在顶楼的茶室，亲自烧水，亲自烫杯。

「林师傅，坐。」马国栋笑呵呵的，「我跟你父亲共事八年。他手上那点功夫，全厂没人比得了。德国人来做技术验收，点名要他陪着。」

「马总客气。」林越没坐。

「坐嘛。」马国栋把一杯茶推过来，茶汤金黄，「你是后辈，我给你沏茶，是应该的——当年你父亲帮过我大忙。」

林越坐下了。他知道这种局：茶越烫，话越凉。

「听说，」马国栋慢悠悠地开口，「最近有些老厂的东西，流到你店里去了。一块旧表？」

「马总消息灵通。」

「临江就这么大。」马国栋笑笑，「我这个人，念旧。老厂的东西，我收了不少——老厂钟、老图纸、老照片，都捐给市档案馆了，你可以去查。那块表，是我们厂的东西，我想收回来，捐了，也算给老厂留个念想。」

他伸出两根手指：「二十万。表，还有表里表外的东西，一并。你不用说话，点头就行。」

林越端着茶，没喝。二十万，他修一只表挣八十到三百不等，二十万是他四五年的进项。

「我要是不点这个头呢？」

马国栋脸上的笑没有变，只是眼睛里的笑意淡了一点。他提起水壶，续了水，动作不紧不慢。

「林师傅，你是聪明人，咱们把话说透。」他放下水壶，「九八年的事，过去了。赵铁生的案子，省高院复核过，铁案。你现在拿几张来路不明的底片，能做什么？底片是谁拍的？不知道。底片这二十五年在哪？说不清。证据链断得一塌糊涂，拿到哪里，都是废片。」

「可马总愿意出二十万买废片。」

「我买的是念想，也是清静。」马国栋看着他，「我还想送你一句话。你以为你手里攥着你爸的清白？娃，回去问问你爸的老伙计——一九八年冬天，你妈住院开刀，押金五千块，是谁替你爸垫的？」

林越的手停在茶杯上。

「你爸那年一个月工资四百七。」马国栋一字一字，说得很慢，很清晰，「五千块，他十年都攒不下。你妈的病等不得。这钱，是我给他的。他收了，打了收条——收条我现在还留着。」

茶室里很静，水壶呜呜地响，像很远的地方有什么东西在叫。

「你爸是个明白人。」马国栋重新笑起来，「他知道什么是大事，什么是小事。厂里的事再大，大不过家里的人命。林师傅，你也是当家的男人了，你说是不是这个理？」

林越站起来。茶没喝一口。

「马总，」他说，「我爸的事，我会去问清楚。表，我先修着——修表匠的规矩，主顾不来取，表不能动。」

「主顾？」马国栋眯起眼。

「送表的人说了，修好了，自然会有人来取。」林越朝门口走了两步，又停下，转过身，「马总，你猜会来取表的，是谁？」

他没有看马国栋的脸色，径直走了。电梯一层一层往下掉的时候，他的腿肚子才开始发抖。他扶着电梯的镜子，看着自己那张没什么血色的脸——父亲脸上没数的本事，他到底还是没学全。刚才最后那句话，是逞强，是露怯，是把刀柄递到对方手里。

可他不后悔。二十五年了，总得有个人，当面对那个人问一句什么。

回到老巷，天擦黑了。店门口站着一个人，抱着胳膊，在原地跺脚取暖。沈青禾。

「你电话关机。」她迎上来，语气很冲，「马国栋的人今天去过报社，打听我的选题。林越，你是不是见过他了？」

林越掏出钥匙开门：「进来说。」

店里没开大灯，只有柜台上那盏台灯。沈青禾没坐，站在灯光外面，看了他很久。

「上次我说，下次来告诉你我是谁。」她说，「今天我来，就是说这个的。」

她从包里拿出一个塑料文件袋，抽出一张纸，放在柜台上。是一份收养登记的复印件，年月久了，字有些淡。被收养人那一栏：白念桦，女，一九九四年生。送养人：白桦。登记时间：一九九八年九月。

「我一岁的时候，她把我寄到了她表姐家。表姐家姓沈，不能生。九八年九月正式办的收养。」沈青禾的声音很平，平得像在念别人的稿子，「也是那年九月，她突然把我接回去住了半个月，又送回来。我养母说，那半个月她天天晚上抱着我唱一首歌，《绒花》。十月初她来看我最后一回，给我留了一块银锁片。十月十七号，她没了。」

「这些事我一件都不记得——我那时候太小。我十八岁知道真相，开始查。查到的是『跟人跑了』四个字。我考新闻系，进晚报，跑社会新闻，我跑了六年——我不是在跑新闻，林越，我跑了六年我妈。」

台灯的光圈里，两只飞蛾绕着灯罩打转。沈青禾站在光的外面，林越忽然明白她为什么总是站得笔直——这个人和赵小山一样，都是绷了太久的弹簧，只是她绷得更久，从一岁绷到了三十岁。

「表盖里的照片，」林越轻声说，「你看一眼就觉得认识。」

「不是觉得。」沈青禾说，「我家相框里有同一张照片的原版。她抱着一岁的我。」

她从文件袋里取出那张照片，和怀表并排放在柜台上。一大一小，同一个女人，同一种抿着嘴的笑。只是大照片里，她怀里多了一个裹在襁褓里的婴儿，婴儿的手攥着她的头发。

「林越，」沈青禾说，「现在，把你知道的都告诉我。底片，马国栋，所有的。」

林越看着她，看了很久，然后说了这一天里最诚实的一句话：

「可以。但先告诉我一件事——你妈把底片藏进表里，是想交给谁？她一个人不敢做的事，总得有个她想托付的人。这个人，也许还活着。」

第九章·父亲的信

沈青禾的问题，林越答不上来。白桦想把底片交给谁——这个问题在他脑子里转了一整夜，转到后半夜，他忽然从床上坐起来。

他想起父亲临终前的一个下午。那时候父亲已经不大说话了，躺在里屋，让他把店里那座老座钟上紧发条。他上发条的时候，父亲忽然说：越娃，钟这个东西，摆在心里，比摆在墙上有用。他当时只当是病人的昏话。

老座钟在柜台后头，一人高，红木壳子，是父亲进厂第一年用三个月工资买的，比林越年纪都大。林越把它从墙边拖出来，打开玻璃门，取下钟摆，手伸进钟摆后头的空腔里摸。

指尖碰到一个油布包。

油布包用棉线捆着，捆了三道，打的都是修表匠的结。林越坐在工作台前拆，拆得手抖。里面是一封信，和一张叠得方方正正的纸。

信封上五个字：吾儿林越亲启。

越娃：

你看到这封信，说明那块表回来了。它早晚会回来。我等它回来，等了半辈子，看来是等不到了，那就交给你等。

九八年的事，爸对不起两个人。一个是白桦，一个是赵铁生。

白桦是个好姑娘。那年九月，她发现库里出口的机芯少了三百套，账上走的是损耗。她去查了半个月，拍了照片。厂里她信不过任何人，信得过我——因为我修表从不问表的来路，她以为不问的人，嘴都严。她让我把她爹的表车一道暗槽，把底片藏进去。我车了。她说，林师傅，表先放你这儿，等我把该办的事办了，再取。

她要办的事，是十月十六号夜里，去库里把真账册的复印件拿出来，第二天一早，坐头班车去省城，把底片和复印件一起交给省报。赵铁生知道她要去，死活要替她把门。

那天夜里我值班。修表间在库房东头，隔着一排窗。

凌晨三点多，我听见库房方向有动静，有女人在喊，喊了半声就没了。我过去的时候，正看见马国栋和司机老刁从库房出来，老刁肩上扛着东西，用苫布裹着。我躲在料垛后头。他们往老井那边去了。

越娃，爸那天要是喊一嗓子，要是冲出去，兴许能吓住他们。爸没喊。爸腿软，爸想起你——你妈刚查出来病，你才十三。爸在料垛后头蹲了一整夜，蹲到天亮。

第二天马国栋来修表间找我。他什么都知道了——知道白桦的表在我这儿修过，知道我那一夜值班。他把五千块钱放在我工作台上，说：林师傅，给孩子他妈看病。又说：你儿子每天放学走哪条巷子，老刁都熟。

爸收了钱，写了收条。你妈的病要用钱，爸的胆子就值五千块。

赵铁生被抓那天，爸去喊过一句冤——爸跟办案的陈一舟说，赵铁生不是那样的人。陈一舟问我，你有证据吗？你看见什么了？爸说，没有。爸又一次没敢。

后来案子判了，爸把账本上十月十七号那页撕了。撕了，又后悔——撕了账，撕不掉事。爸就在末页写了那句话。越娃，「我对不住她」，这个「她」，是白桦，也是赵铁生他家白发人送黑发人的老娘。

爸这辈子，手艺没有对不起谁，就是对不起人。

底片爸洗了一式两份。一份在白桦的表里，跟着表不见了，爸找了二十五年。另一份，连同爸当夜亲眼所见写下的字据，爸藏在最显眼的地方——越娃，人这一辈子，越想藏的东西越要往明处放。你从小就天天看它的。

表要是回来了，就说明有人把它从地底下挖出来了，说明这桩事还没有死透。到时候，是把表扔了图个清静，还是把爸没做完的事做完，你自己定。爸不替你拿主意——爸拿了一辈子错主意，没资格再拿了。

只一条：保护好自己。你是爸这辈子唯一修对了的表。

父 守拙

绝笔

林越看完，在灯下坐了很久。店里十几只钟嘀嗒嘀嗒地走，他觉得那不是钟在走，是父亲在一间一间地开过去二十五年的门。

那张叠得方方正正的纸，是收条的复印件——五千块，收款人林守拙，付款人马国栋，一九九八年十月十八日。父亲把它和信放在一起。父亲连这个都留着，留给他看，不替他遮丑。

沈青禾天亮就来了，是林越打电话叫来的。她读信读得很慢，读完，把信纸按原样叠好，推回来。

「我妈最后托的人，是你爸。」她说，「你爸没接住。」

「他记了二十五年。」林越说，「每年十月十七，他一个人坐一夜。沈青禾，我父亲不是好人里的坏人，他就是个普通人——普通人在那一夜，做了普通人会做的事。」

「我知道。」沈青禾的眼睛红着，声音却稳，「我查的案子越多，越知道那一夜里敢喊出来的人有几个。林越，我不怪他。他把该留的都留下了——信、收条、还有一份藏在『最显眼的地方』的底片。这比那一夜喊出来，难。」

两个人在店里站着，同时想到了什么，同时抬头。

柜台斜上方，挂着一只旧挂钟。塑料壳，白表盘，九十年代的款式，表盘上印着「临江钟表厂·安全运行十周年」。林越从小看到大——它就挂在那里，挂了二十多年，嘀嗒，嘀嗒，比

店里任何一只钟都响。

全店的人都看它，全店的人都不看它。

林越搬来凳子，把它摘下来。挂钟后头，墙皮上钉着一个扁扁的铁皮盒，盒盖上全是灰，灰上有几道几年前留下的指印——父亲最后一次擦它，已经很远了。

第十章·最显眼的地方

铁皮盒里没有灰。父亲把它封得太好了。

一盒东西：一卷底片，和林越在表里拆出来的那卷一模一样的剪法；一份手写的字据，三页，日期是一九九八年十月二十日——案发后第三天，父亲趁记忆还新，把当夜所见逐条记下，几点几分，谁在什么位置，老刁的苦布，井台的方向。字据末尾，父亲按了手印。还有一张冲洗好的照片，单独用硫酸纸包着：库房门口，马国栋、外商模样的人，和半个工装侧脸——和表里的第四张同一场景，角度不同。父亲当年多洗了一张。

「目击字据、底片、收条复印件、信。」沈青禾一样一样点过去，声音发紧，「林越，这不是废片了。证人死了，可证人留下了带手印的书面证言；收条能证明马国栋向你父亲付钱封口的动机；底片能证明他有杀害我妈的动机。这一条链，够了。」

「够给谁？」林越问，「市公安局？陈一舟说，当年牵的人，现在个个比想象的大。」

「不给市局。」沈青禾说，「省纪委监委正在临江下沉督导，进驻的通告就贴在市政府门口。实名举报，一式两份，督导组的驻地和省报的总编室，同时寄。报道我这儿写——不写死，只写『一桩二十五年旧案的新证』，让证据自己说话。」

两个人正说着，店门被敲响了。不轻不重，三下。

门外站着陈一舟。便装，手里拎着一瓶临江大曲，头发像是一夜之间又白了一截。他进屋，眼睛在柜台上那堆东西上扫了一遍，什么也没问，先把酒放在柜台上。

「守拙的东西，到底还是出来了。」老头说，「我猜了二十五年，他把东西藏在哪儿。我猜过墙里，猜过坟里——没想过挂在眼皮子底下。」

「陈伯。」林越看着他，「那天你从我这儿走后，打了一个电话。表出来了，在守拙儿子手里——你打给谁？」

陈一舟沉默了很久，在凳子上坐下来，像一棵放倒的老树。

「打给我徒弟。周正，现在的市局副局长。」他说，「九八年的案子，是他跟着我办的。我跟他说，表出来了，让他有个准备。」

「准备什么？」

「这就是我今天来要说的话。」陈一舟抬起头，「娃，我对不住你爸，也对不住赵铁生。当年这案子，办得不干净——赵铁生的口供是熬出来的，现场勘查只做了半天，我提过的几个疑点，上面让我不要再提。谁让我不要再提？当时的厂保卫科，保卫科听谁的？马国栋。马国栋头上还有人，当年主管工业的副市长，现在退是退了，门生故旧满临江。」

「周正这人，本心不算坏，可他升到副局长，靠的是这条线。我那个电话，当天晚上，马国栋就知道了。」老头看着林越，「砸你店的人，是老刁找的。老刁这二十五年，一直替马国栋开车。」

林越和沈青禾对视了一眼。沈青禾问：「陈局长，你今天来，就只是来认错的？」

「我来作证。」陈一舟说，「我老了，退都退了，他们拿我没辙。当年我经手的卷宗，哪些是真的，哪些是后补的，赵铁生口供上哪几个手印对不上，我一条一条，写到纸上，按手印。这是我欠的。」

他从怀里掏出几张折起来的纸，手写的，写得密密麻麻，红手印按了三个。放下来的时候，老头的手在抖，可放得很稳，一张纸一张纸，都抚平了。

「还有一句。」陈一舟说，「马国栋不会坐等。二十万买不动你，下一步就不是买了。这几天，东西不要离身，人不要落单。你们俩，加上赵家那个娃，看住彼此。」

老头说完就走了，酒留下了。林越送到门口，老头摆摆手，佝偻着背走进巷子，声控灯一盏一盏亮起来，又一盏一盏灭掉。

接下来三天，三个人按着一套章程过日子：底片、字据、收条复印件、陈一舟的证言，拍照、扫描，一式三份；正本封进牛皮纸袋，林越亲自坐长途车去省城，一份送进督导组驻地接待窗口，一份送进省报总编室；沈青禾的报道同步写好，压在总编那里，等督导组签收的回执。赵小山接送，盯梢，辨认有没有老刁的车。

第四天傍晚，出事了。

赵小山送沈青禾回报社，走到报社后巷，两个戴帽子的人从暗处出来，直奔沈青禾的包。赵小山把沈青禾推到身后，挨了三棍，一棍在胳膊上，两棍在背上，可他到底把那两个人拖到了巡逻车经过——那两个人跑了，抢走的是沈青禾的采访包。

包里只有采访本、一支录音笔，和一份复印件。

林越赶到医院的时候，赵小山胳膊吊着绷带，还在笑：「包是小沈故意拎在外头的。真的东西，昨天下午就上省城了。」

沈青禾坐在走廊的椅子上，眼睛红着，一半是因为后怕，一半是因为别的。她看着林越，说：「回执到了。督导组签收的。林越，他们签收了。」

林越在走廊里站了一会儿，忽然觉得累，靠着墙慢慢滑下去，坐在了地上。二十五年前那个凌晨，父亲蹲在料垛后头，蹲了一整夜。二十五年后，东西终于寄出去了，用了三个白天、四个人、和一根断了的胳膊。

医院的日光灯白得晃眼。走廊尽头，赵小山在跟护士比划，说他胳膊不疼，说抡过铁锹的胳膊，三棍算什么。林越看着看着，忽然笑了一下。

他掏出手机，给陈一舟发了条短信，只有一句话：东西到了。陈伯，谢谢你留下来那瓶酒。

第十一章·三点十五分的真相

消息是一个星期之内一件接一件来的，快得不像临江的秋天。

先是省报二版登了沈青禾的报道：《一块怀表与一桩二十五年前的旧案》。报道很克制，通篇没有一个「杀」字，只列了三样东西：一卷一九九八年十月的底片，一份按了手印的证人字据，一张五千块钱的收条。末尾一句：「据悉，省纪委监委下沉督导组已受理相关实名举报。」

三天后，市公安局通报：对原临江钟表厂女工白桦失踪案、赵铁生故意杀人案启动复查复核。

又过两天，通报再上：马国栋涉嫌严重违纪违法，接受审查调查。电视上播这条新闻的时候，林越正在修一只表，手都没抖一下。他想起茶楼那杯没喝的茶，茶汤金黄。

真正难的是找白桦。

复查组决定开挖厂区老井的那天，沈青禾凌晨四点就醒了。林越陪她去的，赵小山吊着胳膊也跟了来，陈一舟自己坐公交车来的，老秦头拄着拐，站在警戒线外头。

老井在库房后头，井口早就封了，压着一块水泥板，水泥板上长了二十五年草。挖机揭开水泥板的时候，围观的人都没有说话。井不深，当年抽过三天水，水抽干了，淤泥没有清。复查组的人穿着水裤下井，一锹一锹，把淤泥吊上来，过筛。

上午九点过一刻，井下的人喊了一声。

吊上来的是一只搪瓷缸子，蓝边，缸身上半朵牡丹。然后是一只女式手表——不是那块怀表，是一块小小的、表带已经朽掉的腕表。再然后，筛子上有了一样东西，现场所有人都静了。

沈青禾站在警戒线外面，林越扶着她的胳膊。她没有哭。她从小一岁的时候起，就在等这个上午，等了快三十年，等得眼泪都不够用了。她只是看着那只搪瓷缸子，忽然开口，声音很轻：

「我妈车间里就用这种缸子。档案照片里，她窗台上摆着一个。」

法医后来确认：淤泥层下的遗骸，女性，二十五岁上下，颅骨有钝器伤，与白桦失踪时的年龄、身高吻合。井是枯井，当年只抽水、未清淤——这是当年办案卷宗里就有的记录，白纸黑字，写着「抽干井水，未见异常」。记录下面是陈一舟的签名。老头在电视镜头前说：是我签的。我没坚持清淤。这句话，我说了二十五年对不起。

马国栋被带走的细节，是后来传出来的：督导组的人进他办公室的时候，他正在写一幅字，写了一半，「厚德载物」的「载」字还没写完。据说他很配合，只说了一句话：让我把墨洗完。

老刁是在外省被找到的，在一个物流园里给人看大门。二十五年，他的口风比老井的淤泥还厚，可复查组把字据、底片、收条一样一样摆出来的时候，他只说了一句：「我以为这事早烂在地里了。」然后他从头说起，说了六个小时。

十月十七日，整二十五年。临江下了一天的雨。

复查通报在这一天发布：白桦系他杀，案件真相基本查明；赵铁生故意杀人案系冤错案件，依法启动国家赔偿程序，向其家属公开道歉。通报里还提到，当年指使、授意、干扰办案的相关人员，一并立案审查——里面有一个已经退休的副市长。

那天晚上，沈青禾去了江边。林越陪她站着，雨不大，毛毛的一层，跟那天林越站在桥上想扔表的时候一样。

「你知道吗，」沈青禾说，「我查了六年，我以为我要的是一个凶手。今天我才发现，我要的就是今天上午九点过一刻，那一嗓子。」

「哪一嗓子？」

「井下的人喊的那一声。」她说，「我妈在地底下二十五年，今天有人喊了一声，找到她了。全临江都听见了。这就够了。」

江面上的船拖着灯，走得慢。沈青禾从包里取出那块银锁片——白桦留给她的最后一件东西——握在手心里，握了很久，又收回去了。她没有扔。扔是放下的另一种说法，她不用了，她是真的放下了。

「林越，」她说，「表修得怎么样了？」

「快了。」林越说，「断的秒针要配原样的，不好找。修表匠的规矩，要么不修，要修就修到能再走二十五年。」

沈青禾笑了。这是林越认识她以来，她第一次笑得不用力气。

第十二章·修好的表

第二年春天，老巷的梧桐发了芽。

嘀嗒钟表铺重新开张了——林越给自己放了三个月的假，是他开店以来最长的一次。回来第一件事，他把店里十几只钟一只一只拆开，洗油，校准，重新上墙。现在满屋子的钟走成了一个声音，嘀嗒，嘀嗒，齐得能听见回声。

那块怀表修好了。

断的秒针，他到底没配着原样的——一九八年的老件，全临江的配件市场翻遍了也没有。最后他自己车了一根。车床是父亲留下的，他握着摇把的时候，忽然明白父亲当年车那道暗槽时手有多稳。秒针装好，摆轮归位，发条上满，他把它放在耳边。

停了二十五年的表，走了。

表针走过三点十五分的时候，没有停，一格一格，走得理直气壮。

沈青禾来取表那天，穿了一件浅色的风衣。她现在是省报调查部的记者了——那篇报道之后，省报把她挖走了，可她还是常回临江，说临江的选题做不完。林越把怀表放在绒布上，连同一个新的牛皮表套。

「物归原主。」他说，「它该在它家人手里。这话是你说的。」

沈青禾翻开表盖。表针走着，嘀嗒，嘀嗒。她翻到表盖内侧，看见那张小照片还在原处，照片擦过了，亮了一点，可边角那点温润的黄，林越留着没动。

「修表钱呢？」她问。

「这单不收钱。」林越说，「东家的表，除了二十五年，利息早抵过了。」

沈青禾把表贴在耳边听了一会儿，忽然说：「我妈要是知道这表又走了，会说什么？」她想了想，自己回答，「她会说，修的不是表，是时间。」

「老秦头告诉你的？」

「你告诉我的。」沈青禾说，「你忘了，去年在店里，你说漏过一回。」

林越不记得了。有些话说过就忘，有些话会被别人收好，收很久。

赵小山是傍晚来的，拎着两瓶临江大曲和一包卤牛肉。他的胳膊好了，在省城跟人合伙开了个搬家公司，名字就叫「铁生搬家」，招牌上的「铁生」两个字描了金。国家赔偿下来了，他一分没留，以赵铁生的名义捐给了法律援助基金，专帮打不起官司的人。

「赔的钱烫手。」他说，「替我爸把它花在对的地方。」

三个人就在店里喝酒。柜台当桌子，卤牛肉底下垫着油纸。喝到一半，赵小山从怀里掏出一样东西——一张平反决定书的复印件，裱在镜框里。

「给我爸烧了一份。」他说，「这份，想找个地方挂着。」他看了一圈店堂，「林师傅，你这墙上，钟多。」

林越接过镜框，看了很久。他把它挂在那只旧挂钟的旁边——挂钟后头的铁皮盒已经空了，可钟还在走。一墙嘀嗒声的正中间，挂着一份公道。

天擦黑的时候，陈一舟也来了，没空手，拎着一包炒花生。老头的背更驼了，可眼睛亮。他说复查组给他记了个「配合有功」，功过相抵，处分免了。「我这辈子最后一个案子，」他说，「总算是办干净了。」

四个人，一张柜台，两瓶酒。墙上的钟走到八点，那只老座钟当、当、当，敲了八下。钟声一落，满屋子的嘀嗒声接着走，一秒都不差。

赵小山说起搬家公司接了个大活，沈青禾说省报下个月要她回临江跑河长制，陈一舟说江边新开了家面馆，浇头是正经的鳝丝。林越听着，添酒，倒酒，话不多，可每一句都接住了。

他喝到第三杯的时候，忽然看了一眼桌子对面。那里有一只空凳子——父亲生前每年十月十七，对着坐一整夜的那只。今天凳子上也摆了一副碗筷，是他刚才摆的，谁也没问为什么，谁都明白为什么。

烛火似的台灯底下，林越第一次觉得，那只凳子不是空的。父亲坐在那里，瘦，微微驼着背，手边放着他那盅白酒，闻味儿，不喝。他看着这一屋子人，看着墙上的镜框，看着修好的表嘀嗒嘀嗒地走，像看着自己修了一辈子的什么东西，终于对了时。

窗外，老巷的青石板反着春光。店里的十几只钟齐齐地走，嘀嗒，嘀嗒——

从今往后，都是准的。

